

天堂地址不详

似一枚断翅的蝴蝶
飘坠在花开的季节
一个年轻的生命
在一个春天
殒灭
然而 地球照样转动
生活依旧继续
世界无动于衷
似乎并不在意
一朵本可以热烈盛放的鲜花
一瞬间
就被死亡偷走了花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珏

封面装帧 朱舒君

· 给女孩子 ·

天堂地址不详

林 岚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 插页 1 字数 97,000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2912-1/G·494

定价 8.50 元

自序：守住梦想

一个年轻的女孩，踩着青春的门槛，踮着脚眺望未来，怀着向往怀着忐忑。她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地回头，询问身后的母亲：我的将来会怎样？我是否会富有？我是否够美丽是否够可爱？

她的母亲，那个曾经和她一样急切而今却已平和起来的妇人，却总是微笑着回答：It will be will be, 将来怎样就怎样。

《将来怎样就怎样》其实是一首歌，一首流传甚广的美国歌曲。当年，我也曾哼着这首歌，走过我的高中我的大学，走入我的青春我的人生。而今，每当我耳边重新回响起这首歌，我便会对自己莞尔，为的是歌中这个年轻女孩那一声声对未来既憧憬又不安的提问，仿佛就是那个年轻的自己。

将来会怎样？

这份充满焦灼的期盼，是她的，我的，也是每一个正在步入社会走向成熟的青春少女的。

站在生活的起点，脚下的路，蜿蜒逶迤，一直通向远方通往生命的深处。而远方，那望不到头的远方，目的地并不明朗。这一刻，我们怎能不悄

悄自问：明天的我究竟会怎样？

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所有的明天都是未知数，所有的明天都因此充满了魅力，惹人遐想。

长大成人呵，就是这么自然又是这么富有挑战。

将来怎样就怎样。也许历经时间的淘洗，一个洞彻了世事的母亲可以回答得这样从容，这样安详，这样洒脱。

但是，初涉人世的我们却不能。我们的梦想尚未漂白，我们的情怀依旧斑斓，对于世界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好奇与期待。所以，我们还是要一问再问：将来会怎样？是否会富有？是否够美丽？是否够可爱？是否够优秀？

有人说，每一个女孩都是一个公主。

是的，每一个女孩都有一颗公主的心，都对自己的未来怀着深深的期许。无论生活，无论事业，无论爱情，多少绮丽的故事曾在我们的心中预演。逐渐丰盈起来的我们呵，渴望着成功渴望着幸福，也准备好了经受考验。

然而，一步一步走下去，生活的路，也许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坦，也不像我们戒备着的那样坎坷；沿途的风景，没有传说中的旖旎，也没有预料中的奇崛。它们只是日复一日的平静，日复一日的平淡。

就在这样一个又一个，重叠的平常里，女孩的

勇气消蚀了，女孩的梦想褪色了，所有缤纷的遐想都面目全非，溃不成军。我们不再关注优秀，我们也就真的平庸起来。

一颗公主的心换作了一颗妇人的心，在现实的生活里，没有什么蜕变，比这更叫人痛心。

When I was young/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rich? will I be pretty? That was she said to me.

怀着向往怀着忐忑，一个年轻的女孩，眺望着未来。她的目光因青春而明媚，她的心灵因梦想而轻盈。青春梦想呵，或许简单到只是对一条美丽长裙的渴望，也或许宏大得想要征服整个世界。无论简单还是宏大，怀有梦想的女孩，总是格外清纯动人。

那一刻，女孩用梦想勾勒着生活，生活被梦想渲染成缤纷。而我，此刻的我，只想对这样的女孩说，你一定要记住，不管今后的生活是如何辜负了你的期望，在长长的一生里，你都要紧紧地紧紧地守护住你的梦想，哪怕它是那样的微不足道。

守住你的梦想，就是守住自己。

林岚

1998年6月于上海

目 录

1 / 自序:守住梦想	
1 / 引子:断翅的蝴蝶	
8 / 第一篇 真实的谎言	给
39 / 第二篇 渡过忘川(断想之一)	
39 / 1. 无法回头	
40 / 2. 小世界	女
44 / 3. 不被聆听的声音	
50 / 第三篇 未经许可的交往	
59 / 第四篇 风中的承诺	孩
74 / 第五篇 理解没有一万岁(断想之二)	
74 / 1. 红字	
78 / 2. 让懂的人懂	子
83 / 3. 冷漠的真名是怯懦	
91 / 第六篇 无法出租的荣誉	
112 / 第七篇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断想之三)	
112 / 1. 友谊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118 / 2. 师道尊严	1



3. 父母：可以宽恕应该感谢的人 / 128

第八篇 不名誉的爱情 / 139

第九篇 向死而生(断想之四) / 161

1. 把最好的留到最后 / 161

2. 死是容易的 / 167

3. 向死而生 / 172

跋：坚持活着 / 179

给

女

孩

子

引子：断翅的蝴蝶

这是一本写给女孩的书，给所有的女孩，更给我心里特别的那一个。

她是我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知己。在她之后，我又有过很多的同学、朋友，她们中间也有一些成了我的知己，一直到今天。但她是特别的，在我心里，她和所有的人都不同。我想，那是因为很久以前，就在我们的生命羽翼初丰的时候，她突然地放飞了她，犹如一枚翩跹的蝴蝶，断翅在花开的季节。从此，给我的心，留下了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

她叫桑儿。

桑儿不是她的真名。我在这里这么称呼她是因为她的本名有丛林茂盛的意思，更因为她是在一个春天出生的。

桑儿的生日是传统的清明节过后一天，她曾经对我说这是一个冤魂重生的日子。我们甚至开玩笑说她就是那样的一个冤魂，在世界的另一端洗净了所有的罪孽，然后归来。

这是一个玩笑。可是后来，这就不像是一个

给

女

孩

子

1

玩笑了，倒像是一个神秘的谶语，来自遥远的黑暗深处，属于死亡。

桑儿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黑夜，卧轨，自毁。

桑儿一直喜欢春天，春天有她的生日，春天是一切美好的开始。她有一个绿色塑料封皮的日记本，封面上印着外滩的建筑风景，里面抄满了描绘春天的诗。在那些诗行间，春天是那么热烈，那么欢快，那么明媚，世界在春天复苏，万物在春天生长。只是，上海的春天太短了，匆匆的，花都没来得及开完整，就又匆匆地谢了。

我不喜欢春天，嫌它太短又太闹。我喜欢秋天，秋天比较沉静，它不会叫人骚动，却让人感觉丰满。我曾在一篇散文中描述过我眼中的秋天，我说“秋是蓝色的，是纯净、饱满、深邃、明亮的蓝，属于天空的蓝。”的确，唯有这一季，南方的天空有纯粹的晴朗，纯粹的辽阔。

但是我没有说蓝色的另一面，BLUE，在英语中还有另一个解释，忧郁。

于是，喜欢秋天的我就时常在落叶纷飞秋意深浓中想起春天的桑儿。

她是在春天来的，也是在春天走的。匆匆的，就像一个春天。那是一个早春，是季节的早春，也是人生的早春，她走的时候，连18岁的生日都没来得及过。

桑儿离开的那个确切日子，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模糊，因为我根本就拒绝记住它。但我知道那是三月，一个早春。上海的早春总是比冬天更为阴冷。

那一个三月，寒假刚刚结束，新学期刚刚开始，校园里充满了久违的新鲜和欣喜。

那一个上午，新的一天刚刚开始，桑儿却再也没能走进她的教室，再也没能看见那天的日出。她在夜里，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走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我就读的那所寄宿的市重点中学准备下一堂课的物理测验。课间十分钟的露天走廊，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喧嚣。桑儿的死讯穿过一群群窃窃私语的嘈杂，在阴恻恻的春风中冻成最后一场覆盖原野的冰雪。

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得到并开始传播这个消息。

但是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刻，走廊里到处都是一拨一拨的人群，他们传播着死亡的不名誉。他们压低了声音谈论着她，谈论着桑儿死的方式，死的原因，死的场景，带着神秘带着好奇带着难以言喻的兴奋和毫无道理的鄙薄。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压根就不知道远在城市另一端一所区重点中学里读书的桑儿，但是就在这个课间十分钟的露天走廊上，桑儿的名字在他们的唇间辗转，那么轻薄，那么蔑视。

我站在露天走廊里，四周是喧哗骚动的人群。我什么也听不清，我只听见我的牙齿在上下打架咯咯作响。我冷，冷极了。我想我一定是被冻坏了，因为我止不住地哆嗦。那个把噩耗带给我的同学吓坏了，她抱着我说你哭吧你哭吧。我没有哭，我哭不出来。我的眼里没有一滴泪水，只有满满一心的愤怒。

这世界是怎么了？！一个年轻的生命殒灭了，它却无动于衷。地球照样在转动，生活照样在继续，似乎并不在意，一朵本可以热烈盛放的鲜花，一瞬间，就被死亡偷走了花蕾。

还有那些拿她做着话题的人们，他们是怎么了？！没有怜惜没有同情，倒像是忽然就成了一群心照不宣的同谋，在死亡走过之后，匆忙地为它掩盖着脚印。

那一刻，生活，在我眼里，卑鄙极了。

我愤怒。对世界愤怒，对生活愤怒，对所有的人愤怒，也对自己愤怒。

我觉得我对这一切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就在寒假的最后一天，桑儿来看我，她告诉我她不再是一个女孩了。她说：是我愿意的。她说得很严肃，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严肃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我以为我明白，至少我想我知道爱对她来说是一个太过奢侈的允诺，太沉重，无法轻盈。那天，关于这事她没再说更多，只在临走的

时候问我：假如有一天我选择离开这世界，你会拦我吗？年轻的我选择了一个我以为很哲学的答案。我说不会。如果你认为要走，那一定是真的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她点点头就走了，留下她的日记和诗抄要我保存，她说她那里不安全。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桑儿真的走了，我不能相信，也不愿相信，她已经在铁轨上卧成了三截。

我一不一相一信！

那一天，我的物理测验只得了2分。

然后，在这个星期余下的日子里，我固执着一一种沉默，一种和这个世界作对的仇恨，一直到那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到了家。

从我就读的寄宿学校到我的家，要换三辆公交车，穿过整整一个上海市。那天到家的时候，天已擦黑了。朦胧的暮色里，我一眼就看见我的书桌上躺着厚厚的一封信，信壳上是我熟悉的桑儿的笔迹。我的心，狂跳起来。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它，迫不及待地去查看信尾签署的日期。信尾没有日期，但信封上的邮戳却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这是一星期前寄出的信。

那一刻，我终于哭出了声，我已经猜到了，那是桑儿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诀别的信。

很多年过去了，那个青青涩涩的季节已经离

我越来越远，但桑儿一直在我的心里。多年来我一直追问自己，如果那天我不是给她那样一个回答，那么，在她决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会不会给我挂个电话，而我又会不会就因此留住了她。

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如果在那个寒冷的春夜，如果能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或是得到一双援助的手，又或者哪怕仅仅是一声关切的呼唤，桑儿大约就不会走得这么急，那样，她就依然能看到那以后的每一个春天。可是，桑儿没有。

在最后的那封信里，桑儿给我讲了很多的事，有些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有些是我知道得不完整的，那一次桑儿都给我讲了。因为是最后的倾诉，桑儿不再回避什么。她给我留下了通往真实的线索。后来，我也曾依照这些线索寻访过一些人，因而今天我才能比较完整地写出桑儿的故事。

桑儿在信里说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然而我更愿意相信，这信，来自天堂。

应该有天堂，尽管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不是基督徒，我也不信仰上帝。我只是觉得应该有一片纯净的天空，来收容那些年轻而又漂泊的灵魂。

他们说，自毁的人不可上天堂。我不信。如果连上苍也不再怜悯，我们还能向哪里祈求宽容？

我曾经有过一个心愿：每年，在桑儿生日的那

一天，给她回一封信以庆贺她永远的诞生。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坚守了好几年。至今，那些纪念的文字还静静地躺在我的日记里，无处投递。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写一本给女孩子的书，给所有的女孩，更给我心里特别的那一个——桑儿。我在这里写下她的故事，我的故事，我们的故事，给你们，我年轻的朋友们。

我不想说今天的生活是昨天的重复，也不期待你们从我们昨天的背影里看到今天依稀仿佛的自己。

我知道，生活已经继续，昨天正在成为历史，而明天终会来临。

我只想告诉今天的你们，一切都会随时代改变，唯有每一代人为成长付出的艰辛不变。因为所有的成长，都是生命从幼稚到成熟的裂变，都是思想从混沌到智慧的提纯。

一次成长，就是一次蝉蜕的痛苦与甜蜜。

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我们在这样的痛苦和甜蜜中前赴后继地成长，付出我们的热诚和梦想。

所有的付出都是如此值得。生命必会成熟，青春必会沉淀出意义。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请相信，走过那个青涩的季节，生活定会在不经意间展示出我们还不曾知道的美丽。

真实的谎言

人们说命运无常，有时似乎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的境遇，幸与不幸，往往就在生活的转承启合间，被悄然注定了。

有时我想，如果那一年桑儿她们的学校没有因为解散而一拆为二；如果桑儿那个班没有并入我们的学校；再如果桑儿没有插入我们班级，那么一切就都不会这样发生。我和桑儿不会成为朋友，她也不会有那样难堪的一段经历，甚至也就不会有以后的种种，不会有最后的一瞬。

可是，生活是不能如果真的。生活中发生的总是那如果以外的事，总是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糟糕的事。

那是五年级开学的第一堂课，班主任还没有出现，教室里照例是乱哄哄的，人声鼎沸。只是这一次，大家挤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交流的并不是各自的暑假见闻，而是“黄毛”带来的特大新闻——与我们一条马路之隔的那所小学解散了，其中有一半人要并到我们学校来，这学期我们每

给

女

孩

子

个年级都会多出一个班。

尽管“黄毛”的妈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尽管“黄毛”涨红了脸一迭声地声明这是他妈透露的“内部消息”绝对可靠，可我们还是难以相信。

要知道我们这两所学校，虽然只是隔路相望，相距只有5分钟的路程，但这却是一个不可小看的5分钟。正是这5分钟的距离，把本是一般大的祖国的花朵分成了不同的品种。

学生来源的不同，是这两所学校的差距所在。在我们的校园里，大多数学生都是这条路两旁的洋房里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大多从事着外人看来十分体面的工作，他们在“家庭成分”这一栏里填的也大多是“知识分子”、“干部”。而那所小学的学生来源显然就具有了另一种地域色彩，他们是生活在洋房背面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所从事的是这个城市中分布得更为广阔也更为基础的工作。

现在，“黄毛”说这样两拨子人要搅到一起了，真的就像是说油和水要融在了一起一样，让人难以相信。

“我听我爸说那个学校质量可差了，学生都是下只角的，怎么会和我们学校并呢？”“大块头”王军生一脸的不相信。他爸爸是我们这带派出所的民警，说的当然不会错。

“唉呀，他们很野蛮的，一天到晚打架。这下可好，我们学校也不灵了。”素有“小喇叭”之称的

何萍萍夸张地尖叫起来，好像根本就忘记了她自己原来就是在那儿读书的。

“后悔了吧，”“大块头”不满地横了她一眼，“你蛮好不要转学过来噢。”

“就是，也省得送礼开后门了。”

男同学们起哄起来。

“讨厌！讨厌！讨厌！”“小喇叭”气得直跺脚。

就在大家的哄笑声中班主任宋老师走进了教室。宋老师不仅证实了“黄毛”的消息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而且还给我们带来一个更严酷的消息——下星期要进行快慢班的分班考试。

“这次分班的目的是为了程度好的同学能以较快的进度学习，学到更多的东西。也是让程度较差的同学能有一个合适的学习进度，免得好的同学吃不饱，差的同学又消化不了，相互影响，当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大家在升学考中都能取得好成绩。而且，”宋老师顿了顿又强调说，“这次分班是一视同仁的，不仅我们原来的一班、二班要参加，新来的三班也要参加。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几天的时间，好好复习，争取能考个好成绩。”

宋老师的话是夏天里的寒流。刹时间，教室里一片愁云惨雾，那几个平时成绩不太好的同学更是垂头丧气，对于他们来说淘汰出局的日子真的是屈指可数了。